

灵秀渊薮地 教养并重风俗醇

——千年古邑尚学成风

祝慧君



文昌阁 李志强 摄

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学乎。”西汉时期著名学者戴圣在他专门论述教育、教学问题的论著《礼记·学记》中率先提出了教化百姓，使形成良好的风尚，只有走兴办学校施行全民教育这条路的观点。戴圣的这一观点，对后世执政者教育、教学理念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关于常山第一所公办学校，弘治《府志》记载：“旧在县治东南。宋绍圣丙子（1096），令林卞建。后迁县西，寻废。”

宋初沿旧制，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“聚生徒讲学”。宋仁宗时期，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，随着这一技术的普及，在乡村中，诸如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之类的基础识字课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。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，地方教育办州县学和书院、私学之风渐盛。宋绍圣三年，林卞任常山县令。下车伊始，秉持教养并重理念的他就提出“学校者，兴贤育才之地，化民成俗之本也”之观点，在县治东南五十步处兴建学宫，著名学者吕祖谦、朱熹、张栻曾多次前往讲学。“多士鼓箧其中，以时习礼。”据清光绪版《常山县志》记载，宋时，常山有91名学子高中进士，人数之巨为历代之首。

作为一邑最高学府，县学宫是科举时代培养吏材的场所，因此深受瞩目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县令胡伯能在旧址重建学宫。到明正统元年（1436），学宫年久失修，大部分建筑荒颓，仅剩一间讲堂还能使用。县丞陈春作正殿三间，塑绘肖像。不久，陈春离任。修建学宫一事被搁置。正统十一年（1446），训导汪芳深为其忧，寻机向上司汇报了此事，学宫修建一事得以再次启动：“作戟门五间、棂星门三间，学舍八间，膳堂三间，以至殿庑、堂斋、庖廪，析木朽腐者易，瓦瓮缺坏者增，墙壁破者补之，楹柱欹者正之，盖覆鲜完，圬墁辉炳。”

常山旧学宫面塔山而建，后临街道。前有山势迫隘，旁有市声喧嚣浸闻。学子对学宫选址颇有微词，认为常山一度考取功名者寥寥无几是学宫选址的问题。正德年间曾择地邑治之西谋改建，后受甘肃士兵兵变之影响最终未果。明嘉靖八年（1529）秋，因相邻人家失火，学宫被殃及，“瓦砾煨烬，几无遗

者”。衢州太守赵可与当天就赶赴常山，亲自过问常山学宫重建事宜。经过一番风水堪舆，“得吉卜于县之右”。当时适逢财政经费紧张，赵太守呼吁穷什么都不能穷教育，带头捐出薪资用于重建学宫，官员们纷纷响应。百姓深受感动，也积极献地捐资。当年十月初九于邑治右开工，次年春正月告竣。“中为大成殿，东西为两庑，南为戟门、为名宦祠，又南为泮水、为棂星门。庙之北为明伦堂、为两斋、为神库神厨，又北为三廊，廊之西为号舍、为宰牲所，而辟其东为大道、为儒学门。”明、清二朝，学宫历经多次修葺，规模渐宏。

明清时期，科举必由学校，“入学”是士子的第一级晋身之阶。明政府为缓解生员数量无限膨胀带来的问题，开始限制地方县儒学入学人数，并分大学、中学、小学三等，以文风高下，钱粮丁口多寡分配学额。常山县学为中学，学额16名。清雍正二年（1724），政府对人文繁盛之州县取额等级进行普调，常山县学升为大学学额，取岁科20名，永为定额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废科举，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分离，学宫废置。

除了县学之外，常山民间办学的积极性也很高。最早创办的是位于定阳乡（今何家乡）石门坑的石门书院，为纪念南宋宰相赵鼎而建。明湖广金事詹莱告老还乡后在石崆山建范川书院，用以贮藏典籍、讲学授徒。另有逸平书院、定阳书院、金川书屋、天马山房、钟峰书院、芙蓉书院等。明正统年间，提学刘紱复设义学75所。明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里人徐泮在知县张克文的支持下开办西郭义塾。清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邑人詹兆麟在县西鲁家坞捐建义学。清末，常山凡人口稠密的村庄均以寺庙、祠堂、社庙为办学场所开办私塾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石崆寺、桐林社、洪济庙、白云庵、钟峰庵、龙山寺等。家境富裕的则把老师请到家中，自办家塾。民国初期，私塾仍是城乡主要办学形式，仅城区范围内就有20余所较有声望的私塾。遍地开花的民间学堂作为知识的启蒙地，为常山培养出很多杰出的人才和开明的士绅。

定阳书院，前身为定阳李公学院，坐

于槐荫里之南，始建于清顺治年间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知县孔毓玑倡议重建书院。工程从康熙六十年八月初开始动工，二个月后告竣。建成的书院位于县治之东，以旧县定阳名之。分前、中、后三进，前立有戟门，在规定的时间开启和关闭。日久，定阳书院渐废，屋基被杨兆亨等占据，改造为店屋。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詹兆麟兄弟慷慨出资在县城西郭建屋数间，建西郭定阳书院，“门南向，旁翼以两房，中三椽为讲堂，周以回廊。由讲堂而北三椽为师生燕见所，东西翼以厢房，再北七间为主讲燕息地，高广与讲堂称，下面庖厨毕具。”在詹姓兄弟榜样的带动下，一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邑绅纷纷捐钱捐地，书院恢复正常运转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知县罗升培认为西郭定阳书院规模太小，改称其为义学，集资在西门沙墩购买民房若干间，重建定阳书院。“前有戟门，中有讲堂，后为师生燕见之地，两翼斋房鳞次。”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知县李维著建造头门、围墙，不料适逢两广天地会起义，柱棟、墙垣及东西廊头门均毁于兵燹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知县黄敬熙筹款修建。同治八年（1869），知县潘纪恩对定阳书院的产业进行清理并登记造册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知县谭恩黻建造头门。

科举制度废除后，定阳书院更名为定阳高等小学堂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，改为县立高等小学校，为全县最高学府。十三年，学校开设初级班，改名县立定阳小学。十五年，改称县立中山小学。十八年改为第一中山小学。二十年，更名为定阳中心小学。二十五年，改为县立南靖镇中心小学。二十九年，改称南靖镇中心学校。次年，文峰小学并入。三十一年，日军侵占常山，学校一度停办。第二年，逐渐恢复教学。三十四年，改为南靖镇中心国民学校。三十六年，改称天马镇第一中心国民学校。1950年，改名塔山镇中心小学。1956年，改为城关镇第一中心小学。1958年，改为衢县常山镇第一中心小学。次年，定为衢县重点小学。1961年，复名常山县城关镇第一中心小学。1971年，为推行九年制教育，开设初中部，改名为城关镇“五七”一小。1975年改称城关第一中心小学。1977年开设高中部，次年停办。同年，原城关第四中心学校的小学部并入，称城关镇第一中心小学。列为金华地区重点小学。1985年，改名为天马镇第一中心小学，沿称至今。

千年古邑，尚学成风。历史上常山名儒迭出：“一门九进士，历朝笏满床”的王氏家族、“忠烈乘勋，簪缨传世”的宋畈汪氏家族，“世德千秋看马麟，天恩万里锡龙章”的里人徐氏家族、为解民困冒死沉籍的江景房、好义乐善的“朱墨史”范冲、清简廉吏樊莹、以一生所学回报桑梓的詹莱、被誉为“三衢儒先”的袁采、北大图书馆首任馆长李昭炜……这些名字灿若星辰，高悬在三衢大地的天空中，熠熠生辉。他们的事迹如同一盏盏指路的明灯，给后人以前进的方向。



县城地下党员(二)

口述:邹鼎山

记录:马朝虎

再说，做地下工作，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，朝不保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小命丢掉，娶妻生子，不是坑害最亲的人吗？

当时除了组织上安排联络人，谁也不知道我秘密入了党。外人看来，我只是个知识进步青年，还没有啥坚定的政治信仰。

我老家在常山县的小白石村。父亲读过两年私塾，字写得好看，能记帐，在村里算得上是富裕户。

父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，我一路努力才考进浙江省电话局。我毕业后分到开化华埠电话局实习，负责交换总机接线工作之外，还兼任营业员。

当我正为不再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暗暗自喜时，差点犯了大事，丢了饭碗。

当时电讯设备十分落后，打长途电话要经过几个总机接转不说，还常被军用电话占线，普通百姓想要打通一个电话难于上青天。

当地最大的油行汪老板要与杭州油行商谈一笔大买卖。汪老板为了打这个电话，已经等了好几天了，急得满嘴起泡。

这天，汪老板已经和杭州客户约好了通话时间。偏偏这时候，国民党保安队的马副营长趁着酒兴，正用电话与情妇调情，完全没有收线的意思。

杭州的长途电话打来了，沿途各总机纷纷催促，警告再不通车就要拆线。长途电话如果被中断，再要接通就十分困难，弄不好还要由值班员赔付通话费。

情急之下，我扼断了马副营长的电话。谈兴正浓的马副营长勃然大怒，把话筒一扔冲进总机室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要抓我去他的营部。

我背对他坐着，正忙着交换接线作业，情急生智，将左手拿着的交换塞子用力抵住他的手背，右手猛摇总机摇把。

刹那间产生的电流把马副营长击得惨叫一声朝后倒去，撞在了赶来劝解的汪老板身上。汪老板也被撞得眼镜掉在地上，鼻孔出血。

这个马副营长绰号叫做“抹桌布”，是当地的活阎王。顽童哭闹不止，母亲只要喊声“抹桌布”来了，顽童立刻不敢再哭闹。

虽然马副营长被好言劝走，但大家仍为我闯下的大祸深深捏着一把冷汗。

马副营长是普通人得罪不起的，他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，随便把我抓起来，诬我破坏军讯，再强加上一个“通共匪”的罪名，就可以置我于死地。

但我当时年轻气盛，一身正气，心里对马副营长这些仗势欺人的国民党地方官僚很是看不起。

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1938年的农历年将近，可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。一连下了几场冻雨后，华埠镇显得格外清冷凄寒。

就在这时，我意外偷听到了一个信息。

未完待续……